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235-24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31

Hans汉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演进

乃菲沙·艾克拜尔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8日

摘　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国民经济学、建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逻辑。这一逻辑表现为从逻辑层面本真状态的共生统一，到异化状态下自然被工具化的对立，最终在超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理想形态中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消解的否定之否定辩证过程。现有研究对该完整三段式辩证演进链条梳理尚有不足，本文立足原著文本，观照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探析这一演进逻辑的理论内涵，并挖掘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异化劳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人与自然，辩证统一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Nafisa Akebai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17, 2026; accepted: November 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8, 2026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criticizes national economics and

文章引用: 乃菲沙·艾克拜尔.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演进[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235-240.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31

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logic manifests as a dialectical process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from symbiotic unity in an authentic state at the logical level, to instrumentalized opposition of nature under alienation, and ultimately to the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among humans in an ideal form that transcends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Existing discussions have not sufficiently sorted out this complete three-stage dialectical evolution chain.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xt,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actice featur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is evolutionary logic, and excavates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Alienated Labor,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Human and Nature, Dialectical U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持续探讨的基础性核心议题。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1]青年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现实经验事实，以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为分析主轴，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度剖析，初步搭建起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理论框架。《手稿》既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文本，也是其生态思想萌发的关键载体，蕴藏着厚重且独具底色的生态哲学意蕴。马克思提出，扬弃异化之后将达成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一经典命题构成解读《手稿》中人自然关系演化逻辑的总遵循。在文本内在脉络里，人与自然关系呈现出清晰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一是逻辑预设层面人与自然自在共生的统一关系；二是异化劳动支配下人与自然相互疏离、彼此对立的异化形态；三是通过扬弃私有财产与劳动异化，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消解的复归。这三重形态依次递进，构成《手稿》阐释人与自然关系完整、自洽的三段式辩证逻辑。

2. 本真状态：人与自然的共生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在本真状态下并非主客二分的对立，而是处于一种内在的、生机勃勃的共生统一之中。这种统一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自然的人化属性以及劳动的中介作用之上。

2.1.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具有生态本体论意蕴的经典命题：“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对象性关联。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无论是肉体层面的生存维系，还是精神层面的活动展开，都无法脱离自然界这一前提。正如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的本真关联之中，自然界首先为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料，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确证自身的感性场域。脱离自然界与感性外部世界，人的劳动创造活动便失去对象与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人连同自身的血肉、感官与

思维都归属于自然界，始终寓于自然整体之内。“无机身体”这一理论隐喻，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哲学割裂主体与客体、把自然看作单纯外在工具的机械论范式，奠定了人与自然共生相依的生命共同体根基。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以三江源、大熊猫国家公园等为典型实践样本，坚持对自然生态系统实施严格保护，着力守护生态原真性与完整性。这一实践自觉承认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在现实场域守护人与自然的本真统一关系。

2.2.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判断，其内涵不能简单归结为生物学层面的事实描述，而是有着深刻的存在论规定。人并非外在于自然、高居自然之上的支配者，而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生成的产物。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内在包含受动性维度，始终受制于自然客观规律；与此同时，人又是拥有意识、能够开展对象性活动的存在，具备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动性。在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里，能动性与受动性不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保持着内在统一。人凭借实践活动融入自然进程，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展开的对象，却始终没有脱离自然本身这一根基。马克思批判了近代思想中将人与自然二元割裂的抽象自然观，点明：“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在他看来，人作为类存在物，类本质体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一类活动须臾不能离开自然界提供的客观条件。当下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衰减等生态困境，背后重要的思想诱因，就是人类遗忘了自身归属于自然的本体定位，滋生出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主体幻象。塞罕坝林场的生态实践为此提供了鲜活例证。三代建设者接续治沙造林，把荒原荒漠培育为连片林海，体现出对“人是自然界一部分”思想的理论自觉。建设者遵循自然规律开展实践，在顺应、保护自然的进程里，重建人与自然本真交融的存在关系。

2.3. 劳动构成人与自然的中介

在本真状态中，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与中介。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人通过劳动，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的自然”。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劳动在本真意义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动体现。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同时改造无机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劳动不是对自然的掠夺，而是与自然的交互创造。例如，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精耕细作、桑基鱼塘等生态农业模式，体现了劳动作为中介的和谐性：人通过劳动顺应自然节律，自然通过劳动滋养人类，二者在“美的规律”下达成共生。这种本真的劳动中介，为理解后续异化劳动导致的断裂提供了参照基准。本真维度下，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纽带，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化劳动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和谐，当劳动发生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良性关联便会走向断裂。

3. 异化状态：人与自然的工具化对立

3.1. 异化劳动带来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呈现的现实状况，揭示出一种悖反性现象：工人创造的财富总量越是增长，自身就越发陷入贫困境地，也就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体现为劳动者与自身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所产出的对象，脱离劳动者的掌控，转变为一种异己的、独立的力量，反过来与劳动者相对抗。在此基础上，异化进一步延伸至劳动活动本身：劳动不再是人自主开展的生命活动，而成为外在于劳动者、带有强制性的活动，仅仅成为维持肉体存续的谋

生手段。劳动活动的异化，进一步引发人的类本质异化。马克思阐明：“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在本真状态下，人通过对象性的劳动改造自然，确证自身自由自觉的类特性；而异化劳动割裂了这一关联，使人丧失了面向自然的属人感知。人与自然原本血肉相连的纽带遭到扭曲，自然界不再是与人共生的“无机身体”，转而成为压迫、支配人的异己力量。置于当代资本运行逻辑之下，这一理论阐释仍然具备现实解释力。部分劳动者被禁锢在标准化生产链条之中，劳动过程丧失创造性，沦为单纯维持生存的劳作，人与自然之间本应具有的对象性交融关系被消解，人最终陷入肉体生存与精神发展双重维度的异化状态。

3.2. 私有财产造成自然的工具化

马克思明确阐明：“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由异化劳动所生成的私有财产制度，重塑了人对待外部自然的价值立场。在私有制框架之内，自然被纳入财产占有关系之中，逐步被矮化为可供支配、攫取的工具性资源。服从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要求，自然界不再保有“人的无机身体”这一本真规定，而是被简化为原料供给地与废弃物容纳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共生关系，被压缩为单向度的占有和消耗关系，自然本身的存在意义依附于财产占有者的功利需要。这一理论判断，能够对当代诸多生态乱象形成有力解释，集中体现为资本裹挟之下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实践。亚马逊雨林的无序砍伐便是典型表征：资本为扩张大豆种植与畜牧养殖规模，将具备复杂生命系统的雨林仅仅视作可变现的土地与木材资源。部分区域片面追逐短期经济指标，无序开展矿产开发，造成山体损毁、水系退化等生态创伤，同样是私有财产逻辑在当代的延伸。在这样的支配关系里，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被搁置一旁，自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审美价值遭到遮蔽，只剩下服务于市场交换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人与自然原本共生统一的纽带，在资本的攫取活动中发生断裂。

3.3. 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相异化

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即人通过实践在对象中确证自身。但在异化状态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而“人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工人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占有，自然被资本占有，工人不仅与产品对立，也与自然对立。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异化为统治与奴役。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示[2]：“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当今全球生态危机如微塑料遍布深海、极端天气频发、化学污染正是对象性关系异化的恶果。人类试图“征服”自然，却引致自然系统的反噬，人与自然的“持续交互作用”演变为“持续对抗”。这种异化对立，印证了马克思的洞察：只要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存在，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便无法实现。综上，异化劳动催生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进一步固化人对自然的工具化态度。人与自然原本共生的对象性关系，转变为支配与掠夺的对抗关系。只要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现实条件持续存在，人与自然就难以回归良性的对象性关系。

4. 和谐状态：扬弃异化下人与自然关系复归

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没有止步于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批判性剖析，而是进一步指明扬弃异化、消解人与自然对抗关系的现实方向，也就是和谐形态。这一理想图景，对应着恩格斯所阐释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最终达成。

4.1. 积极扬弃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道路，在于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扬弃异化劳动，就是使劳动复归于人

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人能够在改造自然的对象性实践中重新确证自身的类本质。扬弃私有财产，则把自然从单纯工具资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本真地位。这种扬弃不是纯粹思辨层面的理论构想，而是扎根现实的历史性实践进程。我国提出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现对资本逻辑之下掠夺式开发模式的现实规制，逐步挣脱高消耗的发展路径。依托清洁能源开发、循环产业体系建设，跳出对于化石资源单向掠夺式利用的路径依赖，不断趋近劳动与自然相统一的本真关系，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消解积累现实物质条件。

4.2. 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经典论断，凝练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形态：“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锚定人归属于自然、必须遵循客观自然规律这一前提[3]。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则肯定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拥有实现自身发展、确证自身价值的自由与尊严。二者内在统一，意味着人与自然不再互为外在、彼此对立，最终达成“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一辩证范式，跳出了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窠臼。置于当代语境中，这一思想集中映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一方面坚守“绿水青山”承载的自然主义立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另一方面立足“金山银山”蕴含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依托优良生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内在需要，促成生态保护向着民生改善方向落地浙江“千万工程”便是鲜活范例：持续开展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既修复乡土生态系统、维系自然存续，又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丰富人的审美体验，直观呈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融通的当代实践形态。

4.3. 人与自然和解的最终实现

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完成扬弃，是历史发展长远的价值指向。在这一理想图景之下，劳动摆脱谋生手段的局限，人能够依照“美的规律”再造自然界，让自然真正复归为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之间持续的矛盾对抗走向消解，二者的对象性关系重回本真状态：人在自然之中自由栖居，自然依托人的实践绽放生机。这一价值指向属于长远的目标，但其中蕴含的和解逻辑，具备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生物多样性公约》[4]框架下的全球协同保护、多边气候治理合作，到我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推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都反映出人类社会正在主动探索超越异化关系的发展路径。依据《手稿》的内在逻辑，生态和解无法单独完成：只有变革滋生异化的社会条件，促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正，生态公正才能够落地。当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手稿》矛盾消解思想的当代践行，是在否定之否定进程中向本真统一的螺旋式复归，也是对异化对立关系的历史性超越[5]。

5. 结语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演进，是一条从“共生统一”到“异化对立”再走向矛盾消解下和谐复归的辩证道路。马克思以“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确立本体，以“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揭示危机根源，以“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融通指明扬弃异化之后的发展方向。这一逻辑不仅具有深邃的哲学史意义，更为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诊断良方[6]。面对当今生态困境，重温《手稿》带给我们启示：唯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视资本逻辑下自然工具化带来的各类问题，推动社会公正与生态公正同步推进，方能迈向人与自然良性共处的文明新形态。同时应当看到，《手稿》属于马克思早期文本，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想烙印，想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的自然观，还需要结合其后期著作加以理解。回归自然、和解自然，本质上也是回归人自身。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5-364.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生物多样性公约[EB/OL]. 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 2026-10-30.

[5] 吴晓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解读和中国道路[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4.

[6] 解保军. 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9.